

Mérimée's Selected Novels

《柯隆巴》

[法] 梅里美 著

梅里美小说选

Prosper Mérimée

余中先 译

《马铁奥·法尔科内》

《卡门》

《伊尔的维纳斯》

《伊特鲁里亚花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我不愿意被人纠缠，尤其不愿意听人指挥。我想要的，是自由，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一种奇特的、野性的美，这是一张初见之下你会惊奇，但你却永远忘不了的脸。尤其是她的眼睛，具有一种既充满肉欲、又凶悍毕露的表情，此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人的目光中见到过。

——《卡门》

梅里美的小说创作少而精，短而美，仅凭其短篇小说的成就，他就足以在世界短篇小说大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了。本书译介的《马铁奥·法尔科内》《伊特鲁里亚花瓶》《伊尔的维纳斯》《柯隆巴》和《卡门》可以说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邹韬奋等人于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
1935年，新知书店成立；1936年，读书
出版社成立。1948年10月，三家书店
全面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 978-7-108-06360-1



9 787108 063601 >

定价：48.00元

梅里美小说选

[法] 梅里美 著

余中先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里美小说选 / (法) 梅里美著; 余中先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9

(三联精选)

ISBN 978-7-108-06360-1

I. ①梅… II. ①梅… ②余…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5296 号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 数 253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伊特鲁里亚花瓶》插图

在认识她之前，圣克莱尔由衷地喜爱音乐，而伯爵夫人则酷爱绘画。自他们相识后，他们的趣味就改变了。



《伊尔的维纳斯》插图

凶手一定是找到了办法，深更半夜偷偷潜入了新郎新娘的房间。然而，死者胸口上的这些青紫瘀斑，还有它们的圆形走向，实在让我纳闷……



《柯隆巴》插图，Jules Worms 绘

“要让我嫁人，”柯隆巴说，“除非嫁给一个能做到这样三件事的人……”她始终神情悲哀地凝望着仇敌家的房屋。



《卡门》插图，René Bull 绘

卡门的脾气就像我们家乡的天气一样。在我们家乡的山区，明明是烈日当空的大好晴天，暴风雨却说来就来。

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经典新读”总序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文学经典可资反复阅读，并且常读常新。这也是巴尔加斯·略萨等许多作家的共识，而且事实如此。丰富性使然，文学经典犹可温故而知新。

《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首先，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最坚韧、最稳定的基石。盖因文学是加法，一方面不应时代变迁而轻易浸没，另一方面又不断自我翻新。尤其是文学经典，它们无不为我们接近和了解古今世界提供鲜活的画面与情境，同时也率先成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个人心性的褒奖对象。换言之，它们既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情感和审美的艺术集成，也是大到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的价值体认。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这就是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及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中有常的心灵镜像。亲近她，也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心流。

其次，文学经典有如“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又毋庸置疑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和读者个人无意识的重要来源。她悠悠幽幽地潜入人们的心灵和脑海，进而左右人们下意识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举个例子，如果一见钟情主要基于外貌的吸引，那么不出五服，我们的先人应该不会喜欢金发碧眼。而现如今则不同。这显然是“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审美观，乃至价值判断的一次重大改观。

再次，文学经典是人类精神的本能需要和自然抒发。从歌之蹈之，到讲故事、听故事，文学经典无不浸润着人类精神生活之流。所谓“诗书传家”，背诵歌谣、聆听故事是儿童的天性，而品诗鉴文是成人的义务。祖祖辈辈，我们也便有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如是，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落叶归根”，文学经典成就和传承了乡情，并借此维系民族情感、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社会伦理价值、审美取向。同样，文学是艺术化的生命哲学，其核心内容不仅有自觉，而且还有他觉。没有他觉，人就无法客观地了解自己。这也是我们拥抱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经典的理由。正所谓“美哉，犹有憾”；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又强化了文学的伟大与渺小、有用与无用或“无用之用”。但无论如何，文学可以自立逻辑，文学经典永远是民族气质的核心元素，而我们给社会、给来者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也就等于给社会、给子孙输送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文学既然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那么其经典就应该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并且是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地表达与

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最难取代的也许就是文学经典。而文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度量衡。大到国家意识形态，小到个人性情，都可能改变或者确定文学的经典性或非经典性。由是，文学经典的新读和重估不可避免。

一、时代有所偏侧。就近而言，随着启蒙思想家和浪漫派的理想被资本主义的现实所粉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将矛头指向了资本。巴尔扎克堪称其中的佼佼者。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这时，资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典型论乃至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所淹没。在这些主义当中，自然主义首当其冲。我们暂且不必否定自然主义的历史功绩，也不必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某些亲缘关系多费周章，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并相对确定，那便是现代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及至后现代无主流、无中心、无标准（我称之为“三无主义”）的来临。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恰似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

与之关联的，是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艺术精神。第一点无须赘述，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意识的“淡化”，尽管这个“淡化”是要加引号的。第二点，西方知识界讨论“消费文化”或“大众文化”久矣，而当今美国式消费主义正是基于“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一种创造，其所蕴涵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不言自明。好莱坞无疑是美国文化的最佳例证，而其中的国家意识显而易见。第三点指向两个完全不同的向度，一个是歌德在看到《玉

《娇李》等东方文学作品之后所率先呼唤的“世界文学”。尽管曾经应者寥寥，但近来却大有泛滥之势。这多少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之后，文学何以率先伸出全球化或世界主义触角的原因。遗憾的是资本的性质不会改变。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指向二元论的解构以及虚拟文化的兴盛，最终为去中心的广场式狂欢提供了理论或学理基础。

由上可见，经典新读和重估势在必行，它是时代的需要，是国民教育的需要，是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携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当代学术研究为基础，精心选取中外文学经典，邀请重要学者和译者，进行重新注疏和翻译，既求富有时代感，也坚持以我为本、博采众长的经典定位。学者、译者们参考大量文献和前人的版本、译本，力图与 21 世纪的中文读者一起，对世界文学经典进行重估与新读，以期构建中心突出、兼容并包的同心圆式经典谱系。我称之为“三来主义”，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邀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每部作品撰写了导读，希望广大读者可以在经典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作品产生的土壤，知其然，并且所以然。愿意深入学习的读者，还可以依照“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以及“进一步阅读书目”按图索骥。希望这种新编、新读方式，可以培植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亲近文学经典，使之成为其永远的精神伴侣和心灵慰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典新读”主要由程巍、高兴、苏玲等同事策划、推进，并得到了诸多译者和注疏者，以及三联书店新老朋友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

导 读

梅里美：浪漫对古典的致意

刘 晖

对歌剧爱好者来说，追求爱情自由的波西米亚姑娘卡门的独特魅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一常青的艺术形象来自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梅里美1803年9月28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美术教师家庭，他继承了父母的古典艺术修养，不喜浮夸趣味。他青年时代学习法律、政治、钢琴、哲学和阿拉伯语、英语、俄语、希腊语，浸淫于浪漫主义文学，与司汤达、雨果、缪塞、德拉克洛瓦等交往甚密，遍游英国、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他翻译过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的作品，将普希金的残酷主题、心理铺叙、简洁笔触迻译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1825年，他发表《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描绘浓厚的西班牙风情和神秘色彩，发出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1828年，他发表历史剧《雅克团》，以法国14世纪著名的雅克团农民起义为题材，表达反封建的政治激情。1829年，他出版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描绘16世纪法国国王和教会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事件，着意不取重要历史人物为原型而虚构历史人物，再现战争与

和平时代的法国宫廷生活。在写下著名的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1829)、《伊特鲁里亚花瓶》(1830)之后,1834年,梅里美担任历史文物检察官,在法国外省游历,开法国历史建筑清点与修复之先河,写下了宝贵的游记、历史研究报告,《伊尔的维纳斯》(1837)、《柯隆巴》(1840)、《卡门》(1845)等作品相继问世。1844年,梅里美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成为第二帝国宠爱的作家。他晚年多病,仍笔耕不辍,翻译、撰写了许多关于俄国历史的文章,以及炉火纯青的短篇小说《熊人洛奇》(1869)、《蓝色房间》(1871)、《琼玛》(1873)等。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第二帝国覆灭,梅里美深受打击,9月23日,在戛纳辞世。

梅里美与浪漫派的关系若即若离,在他浪漫派的外表下隐藏着古典主义的灵魂。他崇尚古典主义的节制和明晰,厌恶浪漫派的夸张和感情宣泄。他信奉伏尔泰的理性主义,据屠格涅夫观察,他“在一切热情面前都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但有点轻蔑的怀疑态度”。梅里美的天才全都倾注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他是心理描写和制造悬念的大师。小说的故事依旧是浪漫的,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甚至超自然的神秘色彩。超自然虽扰乱了自然,并未完全取而代之,神奇在即将达成时瓦解,在即将消失时复现。梅里美下笔自然简略,偶尔夹杂淡淡的嘲讽,语多机锋。短促的句子,略带紧张的对话,与紧凑的节奏相契。他的文风朴素优雅,甚至有意平淡枯涩。

叙述的不动声色消解了内容的怪诞，浪漫的主题与古典的风格水乳交融。德拉克洛瓦对梅里美小说的评价正中鹄的：“古典的形式，古典的背景，奇特的、残暴的题材，巧妙地循序渐进的恐怖效果，对一个超自然世界的神秘展示，对魔法、不可思议的、下意识、命定的东西的喜爱，充斥神秘、情欲和死亡的紧凑的悲剧。”或者说，梅里美表达了浪漫对古典的致意。尼采敏锐地看到，“在梅里美那里，情节即已具有激情中的逻辑，直接的线索，严格的必然性”。除了浪漫派作家特有的好古，梅里美亦对他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在小说中常常化身为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或人种学家，孜孜不倦地描绘异域的风土人情。差异之美是梅里美的诗学创造。他的全部叙述策略旨在制造不安全感和疏离感，他告诫读者：“记着当心！”但差异超出了小说形式，超出了异国情调，关乎思想结构。梅里美努力探索人类精神的无限丰富性，不断地提出认识论问题：我们如何面对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类有无共性？如何看待别人与我们的差异？对他者和别处的偏好称得上是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思：揭示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地域的多样性，打破确定性和偏见。无疑，梅里美某种程度上是怀疑论者，但不是犬儒主义者，而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

本书选取了梅里美的五部中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描写仗义疏财的豪侠之士法尔科内，因爱子出卖了被官兵追捕的绿林好汉，亲手杀死了他，以匡正义，科西嘉岛古

朴粗犷的民风跃然纸上。《伊特鲁里亚花瓶》讲述一只伊特鲁里亚花瓶如何导致一对上流社会的男女产生纠葛和嫉恨，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在心理分析方面相当细腻。《伊尔的维纳斯》充满了超自然的神秘氛围，一座从地下挖出的维纳斯雕像竟然复活，夺去了新郎的生命，其情节设置如一部侦探小说，环环相扣，超自然与自然的转换天衣无缝，令人叹服。《柯隆巴》以科西嘉岛上的家族仇杀为背景，讲述了美丽坚强、善于歌咏的少女柯隆巴鼓动其兄报杀父之仇的故事，作者对奇特野蛮风俗的描绘，暗含着对远离文明世界的野性的赞赏。《卡门》是梅里美最重要的作品，描写西班牙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出身破落贵族的堂何塞在烟厂当警卫。吉卜赛女子卡门在烟厂与一名女工斗殴犯案，在堂何塞押送她去监狱的路上，引诱他放了她。堂何塞疯狂地爱上了卡门，为她进了监狱，为她杀人，为她当上走私犯，跟她过着无法无天的生活。卡门最终厌倦了堂何塞，爱上了斗牛士卢卡斯，拒绝回心转意，被堂何塞刺死。《卡门》堪称差异之美的人类学样本。1830年，梅里美第一次到西班牙旅行，被当地残酷的风俗深深吸引，他观看斗牛，结交底层人，认为贩夫走卒比上等人更聪明、更机智、更有想象力。作家把失足的堂何塞描述成被贬谪的反抗者，而不是纯粹的恶人：“放在小桌子上的一盏灯照亮了他的脸膛，这张既高贵又凶狠的脸，使我回想起了弥尔顿的撒旦。”女主角在他笔下也有不寻常的恶之美：“这是一种奇

特的、野性的美，这是一张初见之下你会惊奇，但你却永远忘不了的脸。尤其是她的眼睛，具有一种既充满肉欲又凶悍毕露的表情，此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人的目光中见到过。”她风情万种，无法无天，偷窃打架，走私行骗，出卖色相，以全部聪明才智反抗法律和伦理。财富、爱情都无法剥夺她对自由的追求。为了自由她不惜一掷千金，毁掉财产。爱情一旦变成奴役，她便弃若敝屣，“我不愿意被人纠缠，尤其不愿意听人指挥。我想要的，是自由，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堂何塞拿刀威胁她，她也决不让步，“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作为我的罗姆，你有权杀死你的罗密。但是，卡门永远是自由的”。堂何塞一直无法理解卡门的自由，他希望她“体现出一个正派女子的审慎做派”，“改掉以往的坏习气”，甚至要带她“离开西班牙，到新大陆去过一种正派的生活”。与卡门不同，堂何塞没养成自由的天性，他因迷恋卡门而误入歧途，卷入与社会对抗的“自由”生活。他认为既然他为卡门失去了他的一切，卡门就应该完全属于他，成为他的私有财产。他要求卡门改邪归正，洗心革面，过循规蹈矩的资产阶级生活。他竟亲手毁灭了他无法得到的至爱，在临死前向他所背叛的社会忏悔。卡门这个美丽绝伦、桀骜不驯、酷爱自由的吉卜赛女子，是浪漫派文学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她惊世骇俗，像一朵自由的恶之花，开放得率真，凋谢得决绝，她的动人心魄的美源于她把反抗推向了极端，把自由视为最